補刊震川先生集

補刊震川先生集卷之六

祭文

祭顧文康公文代

於乎我翁奮跡掄魁歷官禁近早著編摩啓沃之功晩陪經綸密勿之地咨詢承晝接之勤錫予深湛露之澤優游黃閣日覲淸光天不憖遺恩數尤渥人臣之寵篋以加矣而以皇華之採訪勑建崇功之特祠煥赫高宇照映山阿氓庶輿隸莫不奔走某忝子壻慚負養成竊祿會稽斗食不卒僑居郡治世業飄零念隕星之幾時忽飛霜之屢易覗躬寡過求免責於

餘生敎子勤劬庶克承乎宅相尚饗

祭都御史李羅村文

嗚呼公天子所簡予虞之任進佐臺端選爾勞矣漢御史大夫副二丞相贈秩高矣太守奉　皇命臨祭者再墓塋出於上賜寵數昭矣嗚呼望著於本朝德傳於鄉謡惟歲暮之慄慘送歸旐之逍遙陳一酌之桂椒魂彷彿其可招

祭嚴封君文

嗚呼天地之所生養者人人於其間無不得取然限於命者有紀也則富貴壽考人子所欲致之親者雖

欲盡如其願而不可幾矣唯公有子結知聖主一品之封榮已至矣千鍾之入養亦侈矣況優游大耋綏之福履帝不遺年念其起處予告侍養佩玉歸里依依寢門日侍瀡瀡北闕薦書冡孫復起以及考終無不具美方其進封也有質直性生剛方天植之褒迨今諭祭也有勤儉禔躬溫恭樹德之旨公之得此非獨淳氣之所鍾抑其爲善於冥冥之中天實佑之在其身以及其子孫者不誣矣所以睿命上逮綸音薦加如是也日月既吉公將歸止感念平生薦此清滑靈其有知庶來歆止

祭徐僉憲母許安人文代

某年月日某官致祭於徐母太夫人許氏之靈於惟夫人懷抱懿粹發祥遺祉昔在春官髦士萃止粲然南金歘見令子令子之美夫人是似再命守郡養亦侈矣方躋而升而喪厥妣訃音北馳戴星而起哀哀孝子素旌旖旎掩涕蓼莪含辛陟屺媿余凉薄受鉞南紀赫赫王命自阻筵几臨遣一奠瞻望伊邇寄我哀誠酒清肉旨靈其有知庶來歆只

祭王安人文

年月日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衢州府同知葉君

室王安人暨其子之靈嗚呼崢嶸霜天千里玄沍哀
哀令母攜持子婦帷轎相屬往郎長路吁嗟造物爲
幻羣庶人生宛好誰不樂處回首百年皆非其素如
一葉飛千林空樹惟是積德可以相付我懷文莊聿
起遐慕猶有孫謀永世無斁尚享

祭唐母文

挹清明之淑質聿來配於名儒有雞鳴之警戒服仁
義而不渝相夫君之弗終克訓造夫遺孤爰寵成於
國器冠多士於留都猶蘐屈於一紀慳於食之未孚
茲春榜之高第實衆情之所愉欲南官以便養將指

日而還吳何訃音之遽聞乖孝子之所圖行百里以奔赴日哀哀乎永塗惟同年之末契亦共分乎痛荼乃匍匐之未能敬遥薦乎清酤泗涕淚以瞻望疑魂靈之有無

詩

桃源與子敬坐舟中

桃源昔日看桃花芍藥花開喜到家今日風波兼雨雪與君相對話天涯

嘉定後學汪　坐　較

補刊震先生集卷之七

應制論

五始之要如何

知謹始而不知尊王非聖經之本旨也聖經爲尊王作也夫旣爲尊王而作則所以正天地之常經示萬世之大法者在是豈特謹始一節而已哉或者徒見夫改元卽位於是附會分裂而爲之說不知春秋之作非聖人本心也王綱不立侯度廢弛故不得已而寓於筆削之間以尊王而垂法於後世其意深矣使徒欲謹始以立法而王綱之大者不奉奉而寓尊王

之意吾恐大義乖而彝倫攸斁矣故聖人託魯以尊周書周以愧魯特致嚴於書王之一字蓋以明王室之當尊而責侯國之自僭則卽位之或筆或削皆一以王法繩之以此示人後世其敢私正朔而改元者乎此則春秋之本旨也五始之例王褒徒見圖緯之說以黃帝受圖而得五始則以爲春秋法之然黃帝之時安有公卽位之事借曰卽位爲一國之始則經之不書卽位者是缺一始矣又何得而言五始哉自褒倡其說而何休和之於是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而五始

之說安之以爲當然是則諸侯改元即位其果可以爲法乎夫改元正號即位謹始王者事也諸侯安得而私之正使得以自私則列國諸侯皆不必稟王朝之正朔而禮樂征伐亦不復自諸侯出矣當王室尚存之日而諸侯有私正朔者僭也況敢自即位耶聖人於元年之下即位之上而以王法繩之非私魯也乃愧魯也愧魯者所以愧諸侯也此義不明而後有移元於魯之說有託王於魯之說以是謹始毋乃開後世僭亂之門乎昔者文王受命當天下三分之時享國五十年矣而未嘗有改元即位之文書惟中身

厥享國五十年又曰惟九年大統未集是未嘗私改正朔也夫何自共和之後諸侯乃各自私其國以改元記傳之所載如鄭國之事有僖之元年簡之元年是諸侯皆改元也即此而觀天下知有王者寡矣諸侯之改元即位乃王室之罪人而謂魯史足爲謹始法乎夫子託魯以尊周非謂魯之元年足以善始也亦非謂魯之即位足以奉元也周之天命未改則魯之有元年是耶非耶周之王室尚存則魯之自即位是耶非耶故聖人之書法致謹於書王之大要其書王於元年之下者用見元惟王之所自出其書王於

正月之上者用見正朔非諸侯之所當改自正朔而次則公即位繼之又明其罪以責諸侯而示王法之所必不恕也蓋即位天子之稱魯既舉行即位之禮則不能禀正朔於周矣聖人獨以周正書於即位之始則有愧於尊王魯其能免乎以秉禮之魯尚不知王室則列國之諸侯又何恠矣大哉筆削之有功於王室乎歸正於周以明天命之未改託王於魯以明王室之當尊託始於隱以明筆削之大法隱公不書即位以明隱公而下皆非王命之所當立於元年之外皆去正月以明當世諸侯皆不禀正朔於王至於

隱公無論犯天下之大戒而又始終書王以愧之此皆大義之不可犯也王褒不知聖人始隱之意而乃以爲五始焉則其惑也甚矣然則人君謹始之法獨不可以是推之乎盍尊王之義明則改元即位非所以爲臣子訓故公羊左氏足以知此而董仲舒則爲通論也公羊則加王於正爲大一統左氏以正月爲周正月至仲舒則舉天地常經古今通義言之此春秋聖世之本旨懲列國之僭亂而示一統之大義以正本始則元年之意明而萬世之經正矣書謂君爲元首又謂君爲元后則元者天子之稱也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位乎兩間者當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也元即仁也仁人心也體仁以長人則元之義得矣此豈列國諸侯所敢僭哉愚故推明一統之義以正五始之要

變化論

萬物不能常有有極則入於無亦不能常無無極則出於有變者自有入於無者也化者自無出於有者也方其入也則質散而返形形散而返氣氣散而返於芒忽之間闢陰以爲陽者有矣闔陽以爲陰者有矣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窮難終此物之極者所以由

之也方其出也則芒忽之間合而成氣氣合而成形形合而成質發剛以爲柔者有矣易柔以成剛者有矣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此物之生者所以由之也是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變者天道也君道也聖人之事而化之所以始也化者地道也臣道也賢人之事而變之所以終也是二者猶生之有死晝之有夜動之有靜往之有來常相待爲用而未有能獨成者也二者雖不能獨成而亦不能兩立何則一氣不頓進變進則化退矣一形不頓虧化進則變退矣一進一退迭相出入而神用無窮焉故曰變化

者進退之象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昔之論變化者有先變而言者有先化而言者有兼變化而言者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夫道者變之統也器者化之宇也有形者不能相有是以雖器也而制之者亦存乎道雖化也而裁之者亦存乎變故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此所謂先化而言者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蓋自致曲而至於變化者由人道以盡天道自變而至化者由天道以盡人道盡天道所以率性盡人道

所以立教故曰變則化此所謂先變而言者也荀卿曰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夫變者所以原始化者所以要終獨化則不能以生獨變則不能以形生生形形而道之用矣故曰變化謂之天德此所謂兼變化而言者也葢先變者以言乎自無而出有先化者以言乎自有以入無而兼變化者以言乎出有入無相待爲用而已矣然則主變者天也司化者地也而荀氏皆以爲天德何也曰天道成終而成始凡言變者亦可以兼化地道無成而代有終

凡言化者則不可以兼變易於乾曰乾道變化而於坤則曰萬物化生蓋乾者用陽氣以紘天地天旣可以兼化則乾固不獨變矣地不可以兼變則坤固止於化矣故曰闢戶謂之乾闔戶之謂坤一闔一闢謂之變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由是觀之變化者神之用也神無方則無乎不在故在天則乾道是巳在地則坤道是巳在人則聖人是巳故曰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之謂矣

禮所損益如何論

聖人之制禮不能不以所可爲者而遺後世也聖人

之制禮盡吾力而求工於文章度數之間使後有作者不能加毫末於此而無所損益焉亦何不可之有嗚呼亦獨不爲世變慮耶世變之來聖人蓋審之熟矣人情物變不能常如一日聖人亦豈能以用之一世者先數百世而爲之文章度數以盡其變乎勢必有所窮也窮則必斷之以弊矣雖有聖人者作亦將柰之何哉故莫若以其所可損益者遺之使之可損則損可益則益與物推移隨時消息常不至於窮而有所弊夫惟不至於窮而有所弊也則庶乎百世之可繼乎吁此三代聖人之制禮以其所可爲者遺後

世也而或者之論則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日無禮則亂三代聖人之制禮不致盡吾力而爲之於其先而常以所可爲者而遺後世則是三代之世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其禮猶有所未備必至於後世有所損益而後備毋乃不可乎曰此非知本末之論也三代之禮所損益者文也無所損益者本也三綱五常其本也文章度數其文也三綱五常雖歷千萬世而不有所損益也文章度數雖以一代之興亦必有一代之所損益是何也文章度數之用常與人情物變相尋於無涯人情物變不能常如一日則文章度數亦

豈能常如一日哉吁此三代聖人所以不敢竭吾力而爲之而常以其所可損益者而遺後世也禮之爲物所以胥世俗而防民情聯人物以化天下日趨而日變而日以異凡其登降之節揖遜之容與夫器用之飾冠裳之儀賓客祭祀之事必欲其詳且盡而使來者無毫末之可加而不能有所損益焉其可乎吾逆知其不可也是故穴居野處之不如宮室茹毛茹毳之不如衣裳上古聖人其智非不足以辨此而必待堯舜氏作而後易之者蓋慮變也則聖人其敢先時變而爲之惟恃吾力之所及而不計世變之無窮

耶此三代聖人之於禮寧使吾被有所損益之名毋使後世無加之之所寧使禮制有所沿革而常新毋使禮文無所增損而終敝故夫養老之禮一也夏則燕衣商則縞衣周則元衣祭祀之禮一也夏則尚明水商則尚醴周則尚酒堂一也而有世室重屋九筵之異輅一也而有用木用革用玉之殊凡若是皆三代之所損益也夫自二代而至於周禮之儀文其所損益猶且若是然矣其或繼周至於百世則其文章度數之間夫豈無所損益者耶此制禮聖人逆知時變之所趨必至於有所當損有所當益不敢盡吾力

而爲之常以其所可爲者遺後世也雖然周之文亦豈容輕有所損益於其間哉繼周者秦區區損益無足議者漢繼秦獨非禮所損益之時乎野外之容徒事綿蕞兩生不來良有以也葢至於武帝之世承平日久百年可與博士弟子之習稍有可觀者而議禮君子猶不以三代之所損益而寻之此又可以觀世變矣

子謂武未盡善

論曰聖人之心苟有所不足於中者無隱也以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足者而事變之來不能盡如意

也事變之來不能以盡如吾意而吾適遭其所窮不得已焉而冐爲之聖人之心始病矣夫惟其病於此者而天下之大無足以解吾之戚然愧然之意蓋將所在乎見之而不能以自禁見之而不能以自禁而何暇乎文之以爲欺嗚呼茲其爲盛德之事也武王之武所以爲未盡善而吾夫子所以深察其心也凡人之不幸而犯不韙之名者其辭氣容色必有所諱者也於其辭氣容色有所諱則君子必以爲犯是不韙也必其本心爲之而非有所隱諱何也吾心果有所諱則亦何畏乎天下後世之共知之也古之聖人

所自見者吾心而非所恤於天下之辯吾與否故雖有負俗之累而蒙人之疑亦以爲吾取之而不辭嗚呼茲武武王之武也所以見武王之心而亦足以悲武王之不遇也固矣文王之宜王也文王宜王而不王者也然文王能逃諸其身而不能逃諸其子能不興周而不能保商之不亡能止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集則夫武王之事誠有所大不得已者天下之美名豈惟夫人樂得之聖人亦樂得之武王亦何爲安於居天下之謗而使夫後之人得借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者武王而安於居天下之謗則必其身後

之名有所不忍計而後爲之而非其所欲葢使吾身獲簒之名而斯民被不可一朝居之禍則是以一人病天下也武王寧以天下之故病一人無寧以一人之故病天下則牧野之師豈必待伯夷非之而後知雖武王固自非之而不得不爲之吁武王之勢廹矣象成之樂無亦爲周之王天下而作者耶夫周之王天下而至於作象成之樂而武王之心尤怛然甚矣於此乎有不足之意焉固非武王之耻亦非武王之謙也武王之心猶湯之心也湯之慙見於言而武王之未盡善見於樂聖人豈故以聲色欺人者葢其胸

中之藏與天地竝固不肯以其心之知而忌夫人之知也後世或有察焉蓋將緣是而得吾之微而吾亦庶乎其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不吾察則將叢謗於吾身吾無憾焉耳嗚呼世之察不察不足道而武王之心則見矣魯昭公之爲人皆知其非禮則黨君之責其過也無疑故夫陳司敗之有言也夫子亦安受之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夫有過聞天下而夫子以幸言之則亦寧有所避焉或者後世必有知吾言之非黨者也然則武王之樂其未盡善也固武王之不幸而周衰有夫子焉知之乃武王之幸也謹論

君人致用成化如何

天地聖人一自然之理也惟無容心於其間則得矣何也理妙於無而趨於有者也無非果無而用生焉有非眞有而化存焉皆理之自然者耳豈容以有心爲之哉故凡以有心爲之者必有迹有迹則凝滯於物而非化矣蓋盈天地之間何者非化而聖人之所以財成者亦何適而非用用藏於無則爲化化顯於有則爲用用之所存天地因無心而聖人亦無心也後有作者亦惟因其自然之用全其自然之化斯可矣是知不致之致其用神不成之成其化妙天地也

聖人也同此理之自然者也而吾奚容心之有否則用非其用而與大造之初意不相似則亦迹焉而已化云乎哉君人致用成化如何請申之嘗謂天地者無形之聖人聖人者有形之天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蓋天地以其心溥萬物而無心聖人亦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君人者之於天地聖人非致其用之難也致之而無致之之迹爲難非成其化之難也成之而無成之之迹爲難爰自開闢以來凡宇宙之內鼓之爲雷霆潤之爲風雨通之爲山澤衍之爲金刀貨寶生之爲桑麻穀粟無一非天地之化則亦無一非

帝者之用充滿六虛愈有而愈無也周浹萬物愈著而愈泯也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愈溥博而愈淵泉也曷嘗有一毫容心哉世固有心以致之而終莫之致有心以成之而終莫之成此無他天地聖人本自然而然彼有心者自累之耳後之君人豈可求天地於天地而不求帝者之天地哉思昔帝者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因風雷之益而教之以耒耜則吾無斲揉之勞因火雷之噬嗑而聚之以市貨則吾無通變之迹因風行水上之渙而作舟楫因上火下澤之睽而制弧矢則吾無刳剡之巧凡此

者人以爲帝者之用也而不知即天之化也一用之施一化之著也一用之行一化之全也然人知其著而不知其所以著知其全而不知其所以全惟天下莫知帝力之時乃造化不容致詰之妙豈惟天下莫之知雖聖人亦不自知也豈惟聖人莫之知雖天地亦不自知也嗚呼天地之與聖人一理也古之與今亦同一天下也豈有古之人可以致用而今則不可以復致古之人可以成化而今則不可以復成孟子有言非不能也是不爲也惟能妙有爲於無爲則幾矣是必宜經緯於無方無體之中岷智巧於不識不

知之際茫乎天運而雲行雨施脣爾神化而陰闔陽
開不動聲色而天地之藴神明之奥萬物之情森然
在是葢至於此則風雷非隱也而未邦非顯也火雷
非無也而貨市非有也風水火澤非精也而舟楫弧
矢非粗也有致之功無致之迹有成之理無成之形
果孰爲君人乎孰爲帝者乎又孰爲天地乎渾渾乎
無聲無臭之天而巳雖然聖人本無所賚其心然豈
無所用其心哉葢天地之心惟動則見而萬化之根
本胥此焉出而帝者之用亦當因其用心者求之故
吾心之理累於有固不可而溺於無亦不可當使之

周流而不當使之間隔當使之充暢而不當使之凝滯心在是則用在是用在是則化在是易之存神即其所以前民用而中庸之盡性即其所以贊化育也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嗚呼至矣謹論

子貢有志於仁

仁道之難言也久矣至近也而至遠也溥之而橫四海推之而彌宇宙在太極之上而不為高也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也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而聖人天地之猶有所憾則其為道之大至矣然豈泛濫而無當廣博而無涯者乎故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生也有

天地而後有生之理而後有人則仁者生之心也斯固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焉者也夫旣以天地之理而爲心則一夫之無不被其澤者此心也位天地而育萬物者此心也流於千百世之後而無窮者亦此心也其效驗之至神而功之至大似不可以近而求也而亦豈在於高遠乎哉子貢有志於仁而以博施濟衆爲問此聖人以爲仁之功用如此而非學者入德之方也昔者禹欲天下之民以已之心爲心而伊尹恥其君之不爲堯舜有一夫之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聖賢之志於仁者固如此是以至仁之

世天下熙熙居不知其所爲行不知其所止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順帝之則而已其湛恩汪濊而沐浴膏澤德茂之流盛矣於是天地訢合而陰陽相得也煦嫗覆育萬物而草木茂區萌達也以至胎者不殰而卵者不殈鳥獸魚鱉無不咸若也此聖人爲仁之極功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不外是矣然不過此心之推而已也苟不反其本而修其末未嘗不以高遠而病之也孰知夫目好之五色而民序之所以不亂也耳聽之五聲而民情之所以不乖也口好之五味而民食之所以不匱也情好之珍膳而民性之所以不拂

也出吾之心以行之則自有不言而喻不戒而孚者
而篤恭丕顯之治有不在是乎故曰五寸之矩足以
盡天下之方而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也
非心之謂歟不然則求以惠天下也必將出布帛以
衣之而欲天下之無寒不可得也發倉廩以食之而
欲天下之無饑不可得也以至憂其爲顓蒙也而導
之以向方憂其爲奸邪也而示之以禮義又必將諄
諄然家至而戶說之吾恐其日之不足也而聖人葢
亦勞矣故天下有易簡之道而吾心有馴致之功操
彌約而事彌大守愈斂而施愈廣涵之爲溥博淵泉

之機出之而有無窮廣大之妙體用不遺而本末兼該斯則一以貫之之道也葢以心德之旣全則盡巳之性而盡人物之性而參天地贊化育推之而無難矣夫天地以生之理而賦於人則其道固流通而無間而所以位之育之而使無物之不得其所者則固此心之能事而非出於所性之外也茍出於所性之外則雖天地之所難能而可貴者有不足貴也何也不可以語仁也故窮深極遠而差等倫類失之矣是雖義足以讓天下勇足以蹈白刃智足以通幽明茍不本之於心則亦外焉者也堯之所以為治者盛矣

而其所以爲德者曰溫恭允塞曰濬哲文明而已以
至親睦九族而平章百姓黎民有於變之休百揆時
敘而四門穆穆庶績有咸熙之美皆不外乎此心之
推也使無所本而曰吾有以濟天下是則堯舜之所
以爲病也以心而求仁則博施濟衆之功可以致而
以博施濟衆而求仁則茫然馳騖而莫知所止無異
於逐日影而欲其不蹶也難矣故曰夫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則心之推也子貢之所問
者聖人之功用也夫子之所告者學者之入德也不
推其本而求其用不察其徵而要其功不本之於心

而曰博施濟衆則未有不流於墨氏之獘而兼愛之說入之矣故不徒曰近而必曰能近取譬者則聖人之意微矣要之仁道至大雖子路之勇冉求之藝子文之忠文子之淸皆不足以語此而夫子之所以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告顏淵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已夫子蓋循循然若不敢好爲高論者然則道豈在於高遠而難能者哉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三國

取天下者不失乎天下之機而已夫機者死生存亡之道安危勝負之變間不容髮者也故得其機者能以弱制强以寡敗衆以安易危以負取勝是取天下之道也失其機者雖强必弱雖衆必寡雖安必危雖存必亡是失天下之道也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未戰而廟筭勝者得天下之機也上古之取天下也以仁中世之取天下也以智後世之取天下也以詐取天下以仁者湯武是也取天下以智者漢高是也取天下以詐者曹公是也湯武則無事乎機若以智以詐而得天下要皆不失乎天下之機而已高

祖區區南鄭之間因項羽擊田榮而遂定三秦韓信東出定燕趙取齊而彭越往來梁地羽雖百戰而勝而已疲於奔命矣其後相持滎陽城皐之間廹三年而莫敢先退者撫其機而不失也袁紹擁四州之地北結烏桓西連馬超通張魯漢中宗盟荆益兵強士盛天下葢不知有曹公也當是之時紹能綏懷人民內修攻戰之備使一驍將合馬超韓遂之衆往來河東關隴之間則鍾繇王邑杜畿之屬葢不得安坐撫其衆也於是西向臨中國蠶食兗洛徐兗之境四面而蹴之以徐制其獘曹公雖善用兵無能爲也及操

東擊劉備使田豐之計得行則操必釋備自救而已無及矣然官渡之役五月不決操兵少食盡而欲議還許荀彧勸以不可以失天下之機卒能以弱制強摧破紹師則紹之亡蓋有由矣其後操北擊烏桓崎嶇千里而先主方羈窮江漢之間說劉表乘虛襲許表固坐守之虜無慮乎其不能用也不然則一舉而操無所歸矣故操雖斬蹋頓梟尚熙二子而猶戒其後則其心蓋已逆知表之無能為而冒險以行之耳曹公滅袁氏之後自謂已無復為之敵而天下不定也於是破荊州將八十萬之衆以臨吳其勢蓋建瓴

矣然而喪敗而還僅以身免是無異於沛公刧五諸侯兵而破於睢水之上也於是鼎足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而說者猶云孫權赤壁之勝不能命一二驍將問道斷枝以要其歸路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虜不知出此而乃區區於荆州之爭夫荆州之說則是矣謂其可以虜操則是不察當時之事而何其言之易也方操之遺書孫權吳人震懾江東之士無不勸權迎操者而周瑜奮然排群議而起遂以三萬之衆燒而走之固已壯矣當操之北歸命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瑜雖乘勝不過與仁相拒而已是亦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又烏能越仁兵而取操也且五萬人猶難卒聚又安能泝流分奇兵而間道要操耶是不察當時之事也蓋操以驕盈之氣致赤壁之敗而先主因以其間而起雖以百折劉艾之餘逡巡喪敗之中以之取荊取益而定漢中機之不可以不乘也如此曹操自赤壁摧敗之後其氣蓋已不甚振而嘗稱先主為天下英雄又謂生子當如孫仲謀其視諸子群臣非復孫劉之敵而不敢輕視之也亦明矣及其一舉降張魯而不能遏益州劉璋勸之猶且不從夫以新造之益州而曹公之善用兵取

之易若振槁而所以不敢竊者以畏故也故曰人苦不知足是以欺其臣也及先主斬夏侯淵而取漢中固畏其踰隴右而關中之衆蓋已惴惴然矣此蓋有可乘之機也至雲長獲于禁圍曹仁威震華夏而曹遂有遷都之議當是之時與吳合謀命一心膂以佐雲長而先主出漢中以向長安共成倚角之勢則操雖或能制雲長之師而自闕以東誰復抗之哉如此則天下之事殆未可量也顧不出此而深居高處置荊州於度外寥不相聞遂使吳魏結謀雲長孤窮既亡荊州復大舉伐吳遽奪七百里僅以身歸而孔明

乃歎法孝直之不在不已過乎孔明棊赤壁之勝遂能有蜀及成鼎足之形乃失於進取之機其後中國無釁天下已安曹氏而孔明猶出師不已者其意蓋以勝則定關中不勝亦不失爲以戰而守也此所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也故其言曰治國以待天下之變又曰伐賊亦亡不伐亦亡其意蓋可知也自是三國之立遂固而不可變是則所謂曹公以荆州爲餌而漁天下也曹操固善用兵觀其成敗生死在俄頃倏忽每能決其機而不失雖數蹈危險而不忌是決其機之明也其所以不遂有天下者驕於袁氏旣定

之後也故吳蜀亦因之以立國嗚呼機之不可以失也如是故曰取天下者得其機而已矣

楊雄虔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楊雄氏猶懼天下

之人不足以通知其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為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為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耳至乎世之人之莫知也極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以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

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譊譊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子矣蓋晚而後楊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

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
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歲以應事物之方來
而未已是其時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
以錯綜無窮之筭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筭
而九之并晝於夜爲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
以一爲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爲三部三分其部而
以一爲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
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
究者又如此而雄爲首爲表爲贊爲測深入黃泉高
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蘇雖

一時一日一分一筴之間莫不有至賾之理無窮之用開啓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爲太初曆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爲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徃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極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實病之天下而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

之心猶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乎世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旨則桓譚之言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用則諸子之譊譊眞可謂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嘉定後學印苐茹較

補刊震川先生集卷之八

應制論

天道善勝如何論

不物於物然後能役乎物凡盈宇宙之間皆物也物相役而無有終窮者皆形氣之為也囿乎形氣之中而不能自超於形氣之表則與物為物耳又何以役乎物蓋形氣有盡而理無窮萬物有欲而造化無心此其所以不物於物也夫以物役物則物皆吾敵物皆吾敵而一切求勝以勝之窮矣不以物役物使天下之物皆失其所以為物而惟我之聽是必有妙乎

物者夫豈有心於勝物哉其不能違乎天者不能違乎道也故曰不物於物然後能役乎物夫道善勝老子其知道者歟請論之物物而不物於物莊子爲是言也夫旣物矣而必曰不物於物何哉葢自氣化形生而物形焉雖造化之大不能離形氣以自立不能離乎形氣則不離乎物矣然其所以攝萬有役群動使之自强自弱自屈自伸皆莫知其所以然者是必超於有而妙於無非可與竝言也葢惟天下之至無爲能御天下之至有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御天下之至動惟天下之至一爲能御天下之至不一洪纖高下

紛然而不齊者至有也至動也至不一也然而有者安於無而無者勝動者安於靜而靜者勝至不一者安於至一而一者勝果孰使之然哉理之自然者物之不容不然也動動相形有有相使紛紛擾擾之交相病天之爲天而與是瑣瑣者爭衡則亦憊焉耳天道不如是也雷風之相薄水火之相射寒暑之相推闔闢變化未知其所終也及夫進者過成者除勞而不止者息則孰勝焉句者欲萌甲者欲拆爪强者欲搏而齒剛者欲決群趨彙奮交戰而不可禦迨夫榮者悴實者剝而悍然者帖然果孰勝之者衆寡之相懸

強弱之相淩而矜智力以相雄長者惟恐人之有強於我也及要其終則衆欲暴寡而卒無加於寡強欲淩弱而卒無加於弱智者窮於智力者屈於力向之勝心又安在哉吁是可以觀天道矣宇宙間萬形有弊惟理爲不朽天下之獨立無對者理而已凡物則有對有對則有爭爭則有勝有不勝焉至於理則凡物莫能奪也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人固可勝也天其可勝乎而包胥之言非不知天也不知道也易之乾曰乾道變化又曰首出庶物葢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運於無形而超於有形

此萬物之所以資始乎乾而水濕火燥雲龍風虎使之各從其類者元之功也故聖人之贊乾必以天下之至健者言之惟至健則舉天下之物莫能加於此矣老子善勝之論其得諸此天何心哉善者自福滛者自禍傾覆栽培不過因其材篤之耳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玆不物之說也

武成二三策如何

論曰聖人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之儒者始有言外之意夫以聖人之心何至於有所不白者而事變之來不能不棠人之疑也而聖人適遭其時不得已焉

而爲之聖人之心始晦矣後之人得借是以自便其無忌憚之爲儒者憂之而有言焉意謂寧以吾言病聖人無寧以聖人之故病天下此武成二三策之說所由發也嗚呼其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也而亦悲武王之不幸也輙豈不知武王者哉七篇之書其論武王詳矣曰無畏寧爾也曰非敵百姓也曰安天下之民也曰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此武王之心輙知之矣然則取二三策之言是果何爲而發耶夫亦憂武王仁天下之心不白於後世恐或者因辭以害意得以啓其不仁之念故不得不借此以喻彼也不然聖人

豈果不足於中者哉昔仲虺作誥嘗述湯之慙德不釋於伐夏之日夫以湯介丽之師是皆應天順人之舉則亦何慙之有湯誠恐吾之心不白於天下而後世或得以貽口實也是以寧自貶而不忍以自隱也湯之不自隱而得虺陳義以白之湯無慙矣若武王之心則未白孟軻則不容以不辯嗚呼孟軻之意其亦仲虺之慮夫後世也歟是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無仲虺之誥又有武成之書歟商之作感非一日也武王嘗觀政矣而商不悛嘗師次於河朔矣而商復不悛然則武王何拳拳於商之悛也悛不悛何足介意

而無辜則籲天也百姓則暴虐也四海則毒痡也武王雖無心於商而有心於民也是則武王之事誠有大不得已者士女一綏而我師罔敵牧野一誓而前徒倒戈武王豈得已哉故歸馬放牛爲天下也非爲已也散財發粟爲天下也非爲已也武王仁民之心遂而武成之書所由作也武成之書雖作而武成之辭未白也武成之辭未白是聖人以無心待天下後世柰之何天下後世不以無心待聖人也戰國之世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爭城以戰則殺人盈城爭地以戰則殺人盈野甚而長平之川陰山之北皆且血流

而鬼哭矣軻之意以謂聖人之心不自於天下而後世讀武之慘得非武城之書有以啓之乎於是有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之言而血流漂杵之一語是固爲攻其後以北者而設非謂武王也特武城之辭不白耳而軻之憂則恐巳亥之誤不止於三豕也故嘗謂仁天下之意昭如日月星辰越千載猶一日吾言書之不可信於聖人何損而於天下後世則可以遏其不仁者之心而其利則溥矣軻之言在此而意實在彼也蓋嘗因是而觀之牧野之師伯夷固嘗非之矣然伯夷非謂武王之非也憂天下

後世無君者見之誤而非之也大武之樂仲尼又嘗謂其未盡善矣然仲尼非謂武王之未盡善也憂天下後世用武者失之黷而未善之也孟子言書不可盡信非不取武王也憂天下後世殺人者流於慘而不取也吾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生於商之末也

使功不如使過

論曰天下之事恃其所長者必敗而取其所不能者常獲故夫意得志滿者不可屢逞而摧敗困踣者是乃明王之不棄者也人臣之立功不憂其挫而憂其銳不畏其敢而畏其專蓋惟挫者有所戒而銳者必

驕敢者不避其難而專者每視爲易夫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天下之事倚其必集者未必能有所就也以天下不可必集之事而使意得志滿驕且易者爲之嗚呼難矣哉惟夫摧敗困踣之餘則其心之切於自效而愧於無以自贖也切於自效則其用力也專而愧於無以自贖則其爲謀也不敢以不戒以此遇事其與夫驕且易者遠矣人君圖任之際其可棄斯人也哉此使功不如使過之意也人有常言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嗟夫士不可以成敗論也士以成敗論天下徵全人矣凡天下之物遺一蹶者得一便更

一過者長一識傷弓之鳥高飛驚餌之魚深逝世之
深思遠慮之士亦未始不以其困得之也故曰常勝
之家難與慮敵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遠必世
之所謂孤臣孽子也士果可以成敗論哉況夫英雄
豪傑之士非以其才有餘爲可喜而以其更事之不
多器識堅勇之不足爲可慮也啓發之機必生於憤
悱之後知情僞者亦得於險阻艱難備嘗之中久於
得志非人臣之福也故凡英雄豪傑之士不有以阻
抑其氣拂亂其所爲以固其謀而大其所受者不足
以大用於天下昔者留侯以其鋤秦之志不勝其忿

而奮於一擊之間當是時子房蓋幾死矣及其以謀輔高帝則能舒徐陰伺以決楚漢之雌雄李陵之勇嘗以數百騎深入不毛之地蓋漢將之翹楚也而終於僨軍降虜何其拙於前者或智於後勇於昔者乃大謬於今耶蓋惟夫一擊之誤陷於虎口者有以忸怩留侯之心而增益其所未能深入之見高出漢庭之右者乃所以感李陵之氣奪其魄而覆其軍也嗚呼人君其可以摧敗拂亂之者而棄天下之英雄豪傑也哉大抵天下之功未嘗不成於有所警懼而敗於有所忽也懼心起於自訟忽心起於自矜茲二者

功過使之也昔人有夜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援弓而射之一發沒羽下視之乃石也却而復射則矢躍無跡夫射一也而中否異焉何哉以虎視石則其心有不免之懼以石視石則恬不知怪而以戲處之者也故夫有功虎事以石視石者也以過處事以虎視石者也人君之用人也能得以虎視石之心者而用之亦何所不濟哉而孶孶以過棄人是未免以成敗論矣愚嘗見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乏絶夫子長不少假

借於屢勝之去病而獨惓惓於老死不侯之李廣何也亦嘗疑之矣蓋至於孟明秦穆之事然後喟然歎曰嗟夫子長之意深矣世無秦穆不識孟明士之以有過棄者不獨李廣也賈誼紛更之請似有少年浮躁之失誼之思未熟也長沙之謫誼有大過人者矣而亦卒以不用死嗚呼誼之不得為孟明不足憾也文帝之不得為秦穆可惜也哉

王珪確論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

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娟嫉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爲之士而猶懷不盡之歎以公論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娟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白黑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閒之論則爲可願耳漢高

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旣定而不免於疑於是張良以神仙自托而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爲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爲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得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旣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

喜之爲也蓋同體共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謨謀帷幄以定大業溫彥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爲之一新彥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至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讐臣入居諫諍之列而戴冑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甚矣太宗並擧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効不復知先

後新故之爲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鑒人物使之廷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互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爲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爲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乎珪之論可謂至公而其心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爲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直耻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淸之任辯析毫釐而明

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是以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爲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舍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有天下豪傑之心使新舊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傷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有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己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爲宗臣也

漢諸儒修藝文如何

經學既廢而復存可以驗聖賢餘澤之所自矣夫已廢者未易以遽興而已缺者未易以遽全也當經學廢缺之餘而畢力補復猶能使來者之有考此豈無自而能然哉亦惟聖賢之餘化深浹乎禮義之邦而考古好學實出於天性之自然故其前後相承源流如一雖經學之厄於一時而相與維持遺文卒賴之而不滅也嗚呼是其源委葢深長矣秦壞六經而漢儒修之壞之之易而修之之難也然藝文賴之以復修者則齊魯之士居多何哉聖賢之教薰陶已深而世習其業終久不忘秦縱壞之而人心之經學終不

可得而泯也然則六藝之修獨非齊魯之聖賢餘澤之驗歟漢諸儒修藝文如何請因范蔚宗之言而有論焉太史公之序儒林也其言夫子之述六藝所以憫時行道之意誠深切矣葢至論齊魯之士則及其習俗之雅厚天性之純篤與其更變屢難而卓然固守之意反覆慨歎拳拳不釋焉而復從爲之辭曰漢興諸儒始得修其經藝始嘗疑之聖賢關人心之理而作經時欲使天下之昭昭非一方一國之所得私也通經好古奚獨齊魯之士爲然而經學之復修卒亦齊魯之士是賴何歟葢天下之理非出於漸染之

已深者則其所習爲易回非出於情性之固然者則其所業爲易變齊魯聖賢之邦也孔孟周遊其間而以經學淑後進者弘矣化行當時澤在人心誰忍忘之講學於儒術旣絕之後弦歌於引兵迫城之餘風聲氣習終始純固史固謂其襲聖賢之餘化而天性然也是雖烈焰之酷禁網之苛而學士大夫口誦其文心維其義兢兢傳守以世其家固有經百變而不詘者矣藝文之復修非齊魯諸儒之功而誰歟自今觀之伏生濟南人也而言書田生菑川人也而言易皆其教之著於齊魯者也高堂生以禮名申公轅生

以詩顯而春秋一經實胡毋生聲其學於不傳之後茲非炳炳於齊魯之間者乎厥後緝比遺編推尋斷簡使繼之者有稽而傳之者有宗皆齊魯諸儒之力也夫自秦氏之厄而六經之遺響幾墜矣是數公者以其耳目之所及師友之所傳更相討論互爲正救而六藝賴之以復立絶者復續缺者復全而息滅者復盛萬世而下獲味六藝之全文而繼見天地之大造諸儒之功顧不遠歟不然丁寬以易著於梁者也而原其學則本於齊之田何趙綰以詩名於代者也而原其學則授於魯之申公經學淵源信不爲無所

自來矣然則六藝之修吾安得不歸功於齊魯之諸儒乎嗟夫已廢者難修而既修者易定也藝文之復修諸儒用志亦甚苦矣而東京之士不能因已修之書而求至當之論何哉大庭會議而戴馮以辯給禦衆韓歆欲立古學而范升陳元之徒紛如聚訟觀蔚宗所載若任戴包薛之徒類皆互相詭激而非有志於聖經之奥旨者也無忝前修僅有康成一人而已夫諸儒能全其書於經之已壞而後學不能守其業於經之已全諸儒能出力以任其至難而後學不能平心以攷其所易遂使六經之粹學反累於衆氏之

繁誣是則東京之士其有負齊魯之諸儒甚矣蔚宗既以修藝文爲諸儒之功而復以滯固所稟爲守文者之病其亦有感於漢興之諸儒也夫其亦有憾於東京之學者也夫

莊騷太史所錄

文體之工自文法之變始愈變而愈工知道者於是乎有所感焉夫文之正者無奇無奇則難工世之君子爭爲一家之奇言則其法不容以不變變益多正益遠工亦益甚葢自六經而下惟莊騷太史爲最工有志於文者類喜言之雖然莊理義之變也騷風雅

之變也史記尚書春秋之變也不變則不工矣噫文以變爲工其於道柰何哉然而世之議三家者曰漆園之文偉其失也誕靈均之文深其失也怨司馬子之文浩博閎肆其失也豪噫亦孰知其不誕則不偉不怨則不深而不豪則不足以發其浩博閎肆也哉夫太羹玄酒味之正也雲門咸韶音之正也三家者負其詭異傑特之才不安乎正而必出乎變力掃世俗之塵腐而爲千古言語文字之宗祖其用志亦良苦而自成一家亦良可喜矣然昔者吾孔氏非無三家之才也六經之文不敢出一毫意見於法度之

外端簡嚴重如老成人而萬世之能言者莫加焉然則文之工者政不必變乎正而後工也若三家乃必欲變之何耶彼誠見夫理義者聖賢之正論也文必本乎理義則淡薄無味根據不深不足以搜奇而獵異矣風雅者詩之正聲也文必類乎風雅則寂寥希音簡樸無華不足以誇多而鬬靡矣尚書春秋者史之正例也文必法乎尚書春秋則謹嚴太過繩尺甚苛不足以騁才而肆志矣今觀莊氏之架虛行危凌高厲空逍遥齊物等篇廣譬博踰而雜以恢諧戲謔之辭使人心廣神馳如從至人而游六合之外也屈

予之文孤芳獨絜含譏隱刺卜居漁父等作悽切感
惋而文以忠愛惻怛之旨使人志銷意沮如行墟墓
而聞秋蛩之鳴也子長之文浩浩乎洋洋乎自本紀
至列傳採擷攗摭而篤以雄渾雅健之筆使人氣疎
才湧如入太廟而觀禮樂之器也可謂工矣然使質
知道君子之前則謂此變也而非正也荒忽虛幻理
義之所諱也褻嫚簡傲風雅之所棄也詭怪奇特尚
書春秋之所不取也學不足以知聖人之用心而終
身自列於言語文字之流工於文者果三家之福哉
韓愈氏固自許以知道者進學解之作平生用力淺

深次第歷歷可見盤誥也詩易也春秋也皆嘗含其英而咀其華趨向正矣而下逮於三家何歟豈因易而有感於莊之變因詩而有感於騷之變因盤誥春秋而有感於史之變歟抑方喜其體之工而忘其正之已變歟愈之為學識者固嘗議其失端緒矣觀其所作怪怪奇奇大率南華之步驟而羅池一碑毛頴一傳視楚江之些序贊之筆必欲極力而模倣之蓋其文僅足以變王楊之陋而不足以正莊騷太史之變又況于雲相如之可喜可慕者陳乎前有以誘之奪之歟異時因文以見道原道中數語君子許焉然

後世終不以爲得六經孔孟之正傳者蓋愈之學雖正而其文終出於變則亦秦漢而下之文雜於其心而爲之累者多耳噫學至韓愈文至莊騷太史而終不足以近道則有志聖賢之事者安得不重有感於斯

嘉定後學印[illegible]茹較

跋

震川先生之文旣與唐宋大家並垂不朽而尚有留遺未入集者葢先生崑人也設教安亭江上安亭江介崑嘉兩邑間嘉之讀書好古者咸宗之故其遺編斷稿無不奉爲拱璧秘之帳中崑之人或失之而嘉之人得之者往往而有也邑侯黃平王夫子平生旣沐浴先生之文而慕其人迨涖嘉邑甫一載政修人和百廢具舉又以其暇考獻徵文得其未刻者若干篇捐貲付梓俾 茹 校讐次第之於以見先生之文雖碎金屑玉光焰炳蔚令人愛惜珍重如此而吾夫子

蒐遺於荒殘漫漶中以表章之惓惓好古之心堪與之並垂不朽也因題數語於簡末

嘉定後學印茅茹謹識